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卅一。

來時是上坡，看到路就走，沒有注意方向。這時到了住宅區，一看居然遇有不少叉路。我們先前還想就著大路，大不了多走幾步，一定找得到山下的大街。哪曉得山路彎彎曲曲的轉來轉去，轉了幾次，我們又回到原地了。我們也考慮過再上山頂，循著原來的梯級回去。山也分明就在左側，偏偏就是找不到上山的路。

東尼的腳已開始疼痛，一拐一拐地拖在後面。鄉下人大都早睡，這時才九點，路上已經看不到一個人影。即使有人家，也都是門戶深掩，光亮全無。沒有人家的地方，甚至連昏暗的街燈也省了。地上坑坑窪窪的，加上滿地大小碎石，走起來辛苦異常。

尼奧走得心焦氣躁，自我認識他以來，這是他第一次與秀子隔得這麼遠。這時他也禁不住怨聲連連，怪東尼出這種餓主意，害得大家回不去了。

東尼先是滿懷歉疚，悶聲不響，到後來愈聽愈是耐不住。兩個人又你一句我一句，開始爭吵起來。東尼說：「你怪誰？最初出來是你同意的，腿受傷難道是我故意的？」

「我只同意出來走走、散散心，哪曉得你要踢球？而且連路都不認得！」

「你不曉得我不認得路？我們都是第一次到這裡，難道我東尼是先知？」

「你不是到處都吃得開嗎？」

看他們總是強詞奪理，連我也煩燥起來，氣血上翻，正想喝止他們。還沒有開口，只聽東尼啊啾一聲，踩到一塊石頭，跌倒在地。

舊創加上新傷，東尼是一步也不能走了。我們商量了一會，唯一的辦法是把他留在這裡，我和尼奧設法走回貝珍家，再開車來接他。

尼奧這時又婆婆媽媽起來，不忍心把東尼丟在路旁，硬要攙著他走。東尼說：「別擔心我，我們這種人還怕這個？哪個屋簷下都可以睡覺，你們快去吧！不要把她們急壞了。」

最後，我們把東尼扶到一戶人家門前的臺階上，千叮萬囑要他別離開，這才離開。

找了很久，總算找到了貝珍家，她們早急得惶惶無主，見到我們，高興萬狀。尼奧簡單說明了經過，就開車去接東尼，貝珍怕我們再迷路，便隨我們同行。

這一陣來回，前後大約耗了一個多小時。待回到原來的地方，一看竟是空空蕩蕩的，東尼失蹤了！

我和尼奧記得清清楚楚是這個地方，也分明囑咐過東尼安心等候，他行走不便，會到哪裡去呢？

我按了按汽車喇叭，在山道中，回聲大得嚇人。尼奧又喊了幾聲，卻始終沒有反應。我擔心他出了什麼事，便扭亮車燈，照著地上，仔細查看。地上沒有血跡，也沒有打鬥掙扎的跡象，他到哪裡去了呢？

貝珍一直默默無語，我問她：「會不會被人綁架了？」

她苦笑了一下，說：「我們回去吧！你們也別擔心，我保證他明天就好生生的回來！」

她的語氣是那樣的鎮定、自信，我難掩一份好奇之心，追問道：「妳知道他在哪裡？」

「我相信錯不了。」

「那為什麼現在不去找呢？」

她嘆了一口氣，幽幽地說：「東尼你是瞭解的，但是巴西的社會情形你可能不大清楚。我們回去吧，上車我再告訴你。」

經她一提，我也明白了。近十年來由於工業發達，勞力由鄉村大量流向城市。一般青年男子都不願老死在鄉下，紛紛離鄉背井，到大都市中找生活。

女性由於比較保守，除了隨家遷移外，很少有勇氣單身一人離開家門。因此一個畸形的現象產生了——愈是荒僻的鄉下，男人愈少。伊達士還算是一個重要的小都市，據說男女之比已為一比二。再往內陸去，聽說有時整個村落中，竟然找不到一個壯漢。

這些女人除了自己工作外，多半靠著在城市中工作的男人寄錢來維持生活。她們之中，不乏青春尚在的少婦，或是需求正殷的中年女子，性的問題因此極為嚴重。

貝珍說，在剛才那條街上，便幾乎有一半人家的家中沒有男子。顯然東尼也不是個老實人，乾柴烈火，哪能不打得火熱？

回到貝珍家，我們支唔了一陣，說東尼在一個朋友家療傷，秀子和威瑪也都相信了。貝珍找了個機會，把我叫到一邊。我以為是為了東尼，不料她卻問我：「你到底對威瑪怎樣？」

不知道她怎麼會突然問我這個問題，但我認為沒有必要撒謊，便說：「我覺得虧欠了她，至於愛情是一點也沒有。萬一她真的寧死也要嫁給我，我也不反對，但是希望能給我一點時間，讓她瞭解我這種人不適合她。」

她吁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猜對了，今夜你們沒有去遊園，我們三個人真是出盡了風頭。那些男孩子都認識我，自然不會打我的主意，可是卻藉著找我聊天，一個個對秀子和威瑪好不傾心。秀子倒沒有什麼，可是我看得出威瑪對其中一個男孩子很有意思。所以我必須問你，看你打算如何，因為那個男孩子已經暗示要請我幫忙。」